淮軍平捻記

淮軍平捻記序

仲尼答弟子行三軍之問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竊觀伯相合肥李公〻再殄捻寇克成大功蓋深有得乎此言矣方

國家討賊之初名王驍將以其

軀命與賊角逐風發電擊擢毛雨血歷旬而轉戰千里出入數行省之地雖古之善戰者無以逾之而士殫鋒刃將膏原壄賊之流掠未稍稍損也太傅湘鄉曾公有

憂之始與之謀畫諸河之險圍地以制賊奔走未幾而夷門戍守之師潰

朝廷詔之督師又未幾而諸軍再潰於運河三潰於濉河賊搶堅蹈瑕如注千鈞之弩以射魯

縞當是〻時天下書唇拭舌之士莫不以防河為箴論雜與聞昔謀者亦目瞬口呿不敢堅主其說國是殆搖明之興難以則日極增埤浚濬以待賊至蜩螗沸羹猶充耳焉逮

夫金墉既堅僞網四合賊走死
無地而東捻以平遂移齊東
之師以竟河北之役不改前度
數月告功於是畫河圈地之效
輿人謳之史氏書之巖廊以
下畎畝以上一唱而百和四海之大

歲月之久稱道而邑堡彼去堅壁清野清野足以制流寇固人人之而能言也漢唐宋以來由之而成不由之而敗已事又具在也而且昨日之亦不可即前日之可者也然而一潰而人心疑再

潰而羣論變三潰而物議囂
成敗甫形於目得失已移於中
豈有他哉智及之而力不足以
守之也故曰謀之匪難而行之
難行之匪艱而成之難當大
功者定策勳勞還隆名厚

實震灼旁沛血氣之倫疇
不企而慕々孰知持論疑謗
之秋仄足是非之數忘身生
死々域決策安危々分事機
相薄間不容髮一釋手而天
下大事從之而去其操心慮

患無啻升千仞之高以臨湯
谿後度勇斷四者偶或不
逮不可以俄頃豪之者乎讀
公軍中諸疏兩三年中嚮見
畫一二兩謀國之忠料事之審
未嘗稍自滿假憂心忡忡之方寸

如揭非懼而能謀以底於成
者其言不若是之兢兢也至於
事平首發軍儲以賑凋瘵
修闕里祠廟示民好惡嗚
呼其規模遠矣大矣此其心
豈復以戰勝逐北伏尸流血爲

能事者哉烈覩簡籍古今戰
陳之事輒思當時所以制勝〻
故往〻不可得以為古人之糟粕
存其迹而遺其真心恒病〻
周甥世瀅早從行間樂於記載
嘗裒輯所見章疏文報及一時

言論為淮軍平捻記十卷坿
載軍制等二卷於捻匪以来
成敗之數頗得其要爲其言
兵聖門之所不諱荀卿子在
戰國之世獨明王道言以仁誼
綏民者無敵於天下然則是

書紀第記勘亂之蹟備史氏
採擇而已將如嘉惠後學之
志也夫陽湖趙烈文譔

淮軍平捻記卷一

同治四年三月捻匪張總愚合粵匪僞遵王賴汶洸竄捻
任柱牛老紅復竄海贛江蘇巡撫一等肅毅伯李公鴻章
奏派道欽題奏按察使張樹聲督同廣西右江鎮總兵張
樹珊統帶樹字六營赴徐州督剿又檄調直隸提督劉銘
傳會同道欽題奏提督周盛波等統率所部渡江由六安
前進臨淮徑赴徐宿一帶防剿　先是咸豐三年粵逆陷
安慶踞金陵分黨破鳳陽歸德進圖大梁其時皖豫之交
匪蹤蠭起捻首李士林劉狗瘸劉元吉任二皮等聚黨橫

行而張樂行起於蒙城雉河集尤凶悍狡黠爲羣寇冠
朝廷屢遣重臣率兵剿辦累年以來忽聚忽散此滅彼起
穆宗毅皇帝御極之初中州軍事日急亳捻則有張樂行劉大
老淵一老淵蘇添福王懷義孫繼先李家英趙浩然楊興
太蘇立楞眼李大箇子蘇添祥李五孫四瞎子龔耀姜太
林孫四弟周化臨韓老萬張小明程二老砍豫捻則有陳
大喜等潁上一帶又有苗沛霖首鼠兩端東則有長槍會
匪王廣奇大小數十股縱横數省又值汝南土寇蠭起一
歲數出往來剽疾兵部左侍郎勝保科爾沁親王僧格林

沁均以

欽差大臣督辦直豫軍務各軍皆罷於奔命雖屢挫賊鋒而無能控制山東河南蒙亳淮徐一帶千里蕭條郡邑殘破捻逆之別股又與粵逆偽扶王偽啟王偽端王偽遵王等合股竄泌陽擾宛郡入淅川荆子關進至商南踰秦嶺圍西安折而東趨西路又因之擾攘楚境則鄖陽房竹等處亦時有捻踪至同治二年春張樂行伏誅其姪張總愚又與陳大喜勾結蔓延四出竄擾直東教匪復熾僧邸率軍北衛畿南苗沛霖隨乘機竊發戕官據城煽蒙亳圍臨淮日

亟至五月捻首蘇老夢陳福王尿龔耀王廣張安張搭拉等糾擾永亳境李大箇子相盤等攻永城之丹城集石弓山銅鉤集陳家樓大肆焚掠程四老砍及大喜子姪等由六安竄入固始各路俱糜爛

朝廷因命僧邸督軍南下由亳東進討河南團練大臣毛昶熙又分遣諸將進圖亳匪張總愚遂糾巨捻程二老砍等直犯豫境至十一月僧邸抵蒙城督總兵陳國瑞等進攻斬苗逆擒石弓山捻相盤及葛小年鄒喚林龔耀置諸法程二老砍李大箇子魏羣兒李衆乞降皖北始稍定是年淮

軍平吳會三年六月楚軍復江寗浙江大江以南軍事漸

舒惟餘匪之竄擾江西者又竄入閩時大學士一等毅

勇侯曾公國藩督兩江與李公會議以楚軍罷戰十年困

於行陣金陵既復大憝授首東南軍事告竣北捻未平淮

軍舊部在鄉里團練素為捻逆所畏遂屬公暫留淮勇以

備中原剿捻於是淮軍僅裁撤老弱數千其各營勁旅尙

存五萬餘人

朝廷雖未有北征之命而公平捻之志已豫及之矣是時粵逆

之向關中者又折回楚境欲南救江寗既知東南大定不

能歸舊巢遂與捻合捻匪素狷獗然不能如粵逆之狡悍比粵捻合股其勢日益張於是縱橫楚豫之交自四月以後此出彼入來去靡常與皖楚諸防軍大小數十戰而東路軍事猶月警秋八月僞扶王陳得力偕端逆藍城春自麻城竄羅田與馬融和之股合逆逆賴汶洸與張總愚合由麻城竄黃安總愚又合亳捻任柱牛老紅等逆氛日熾僧邸統帶馬步隊逐賊而行亦互有勝負諸路防軍雖密而賊蹤飄忽綢繆難盡至九月二十八日僧邸及賊於蘄州敗之賊分兩股遁張總愚等竄太湖宿松之間陳大喜

等竄英山以東漸近商城會各股粵逆十餘萬衆爲僧邸

擊敗次第乞降惟頼汶洸一股仍與張總愚合而折趨豫

境十一月初九日僧邸擊賊於襄陽兩軍未接降賊復叛

僧軍大挫賊遂由鄧州南陽趨魯山僧邸躡敗之賊因竄

尉氏又折向鄢陵南趨時四年正月也至三月捻逆大股

悉入山東曹縣境賊騎疾於風雨數日間曹單定陶城武

荷澤鄆城鉅野金鄉濟甯諸處烽火遍野

詔責僧邸不肯截其北竄之路致令擾及完善之區

諭湖北巡撫吳昌壽帶兵直抵豫省爲僧邸接替之軍尋命張之

萬總督東河援吳昌壽爲河南巡撫半月間賊遂由曲阜
向東南滕嶧復渡運河折向東北犇蘭山南趨郯城赴贛
榆青口岌岌有南下之勢
朝廷廑擾及褒下河乃
詔公迅飭張樹珊吳毓芬馳赴邳宿防守并令劉銘傳一軍出蕭
碭前進公乃具疏略曰先是漕臣吳棠來咨商調吳毓芬
赴浦策應臣以揚州重鎭關繫緊要吳毓芬兵力本單未
可遠離因檄令現守鎭江之廣西右江鎭總兵張樹珊統
帶樹字六營護軍一營洋鎗隊馳赴清江相機堵剿據報

已於四月初二日自鎭城拔隊渡江又准督臣曾國藩咨
商添派遇缺題奏臬司張樹聲前往淮徐臣即飭令該臬
司於三月二十九日起程北去適准吳棠咨函捻逆大股
竄至邳州沭陽境內清江萬分喫緊臣又嚴催張樹聲張
樹珊等督隊兼程計日內必可抵浦淮揚鎭總兵歐陽利
見帶所部礮船四十號計亦早抵清江得此水陸兩軍合
之淮徐原防兵勇分布扼剿裏下河門戶當可保固該逆
不得逞於海沭恐將由徐邳回竄蒙亳准曾國藩咨會已
調直隸提督劉銘傳會同遇缺提奏提督周盛波等統率

所部由六安前進臨淮徑赴徐宿一帶防剿臣又迭加咨催該提督等迅速拔營迎頭截堵惟該部各隊所用外洋鎗礮笨火繁重累常以之摧鋒陷陣較可得力第轉運笨遲又無馬隊可利遄行北路陸多於水捻逆騎多於步流竄無定飄忽無常誠恐各營爲笨裝步行所累或不能疾馳遠追又甫經調剿地勢賊情均未熟悉亦須慎重布置臣仍隨時諄飭勉赴事機云云奏入報可是時粵匪之餘股竄豫者又復披猖淮軍楊鼎勳勷字六營黄中元親兵二營及郭松林松字七營曾仁美護衛一營皆奉公奏派

赴閩援剿南北諸軍餉項軍火咸仰給於公

朝廷又以捻竄海沭慮裏下河完善之區爲賊紛擾於是又有

諭該督撫應否出省前赴江北督剿著酌度辦理迅速馳奏之

諭公乃上疏具陳南北軍情其略曰臣飭劉銘傳張樹聲各軍馳往淮徐援剿並郭松林楊鼎勳兩軍先後起程航海援閩各情業已專摺奏陳嗣據張樹聲張樹珊等稟稱已於初六日統帶樹字等七營行抵清江適捻股回竄邳州沭陽境內清淮空虛該軍暫紮河北鎮定人心並准漕臣吳棠

函稱邳宿運河已經各水師布扼淸淮原防陸軍已悉數派赴宿遷堵剿應令張樹聲等暫行扼防裏下河門戶俟劉銘傳等大隊到齊即可相機並進合力兜擊又據宿遷縣知縣吳元漢馳稟初九日捻逆回竄經官軍擊敗遂向山東郯城馬頭集西北一帶逃竄等語從前捻竄海州時吳棠商調水陸各營分布扼守嗣回竄邳沭界內距淸淮將近二百里黃翼升暨歐陽利見等水師與張樹聲等陸軍先後趕到劉銘傳於初六七日周盛波於十二日自六安分起拔營亦剋期可至聲援已壯賊踪愈遠裏下河斷

可撫虞即淮徐各郡亦可保守臣身任地方籌兵籌餉兼
辦洋務事緒紛煩未便遠離惟隨時會商督臣漕臣妥為
調度以期顧全大局至臣所派援閩各軍隨時由海道酌
濟餉項軍火南北軍情似應兼籌奏入奉
旨即著照所議辦理
五月初四日奉
詔以公權署督篆而援會公為
欽差大臣督辦直隸山東河南軍務　淮軍既抵清江浦賊不
得下竄張總愚賴汶洸等遂由沭陽西竄沛境走鄆城西

北水套中其地三面阻河僧邸以爲賊竄絕地晝夜進擊窮寇勾結鄆北伏莽數萬四路麕集僧邸遂遇害全軍潰沒時四月二十四日也

朝廷以曾公爲

欽差大臣著卽統領所部各軍星夜出省前赴山東督剿兩江

總督

命公暫行署理並

諭兩江任大責重務須悉心經理仍隨時與曾國藩妥商曾國藩軍營調兵集餉各事宜該撫並當妥爲籌畫公乃疏謝並

陳情曰竊以臣籍隸安徽該省係總督兼轄例須迴避又
兩江政務殷繁所屬蹂躪已久彫瘵萬分善後各事兵餉
二端在在棘手誠如
聖諭任大責重微臣才智短絀非所克勝揣分量力必應籲辭因
請惟親王僧格林沁陣亡捻氛日熾直東一帶失此長城
中外震驚
宵旰憂勞急盼曾國藩前往督師需人接替臣何敢拘牽常例引
嫌避位致誤事機擬即料理交卸馳赴金陵暫行接印此
間善後如濬河興學撫卹勸農及常鎮招墾荒田上海通

商洋務均交第辦理已有端緒藩司劉郇膏接護撫篆情形熟悉地方一切可無貽誤惟蘇境水陸防軍三萬餘人均已分布各隘又援剿福建之提督郭松林楊鼎勳兩軍共八千餘人援剿徐州淮揚之提督黃翼升劉銘傳周盛波臬司張樹聲道員吳毓芬等軍共二萬數千人除黃翼升李朝斌兩枝水師係曾國藩舊部餘皆由臣募練而成各軍餉項軍火專指蘇滬稅釐歷經奏明在案統計每月餉需及製造採辦各項雜支額款將近五十萬而蘇滬稅釐及藩庫地丁牽算所入不足三十萬挪東掩西儘力湊

濟雖前敵各營時時懸之呼號徒以恩義相維尚不至於譁潰臣獨心憂之是以迭次奉撥京餉義不敢辭甘餉迄難定數每月能解一萬已爲勉力臣非忍懟然實迫於不容已也臣暫署督篆距蘇較近所有調度兵將籌畫餉需自當引爲已責隨時會商曾國藩照章悉心經理云云時督師曾公所用多淮軍公以西洋火器精利倍於中國自同治三年以後淮軍各營皆僱覓洋人教練使用炸礮洋鎗之法楚軍每營僅用抬鎗小鎗一百二十餘桿淮軍則每營用洋鎗四百餘桿少亦三百餘桿每開一仗洋藥銅

帽須數萬其軍又有開花礮隊四營專以開花礮彈及洋鎗爲攻剿之具故火器之利爲諸軍冠而礮具之重大藥彈之繁冗每出一仗裝載各物須數十巨艦轉運軍火之繁重亦較難於諸軍其營規嚴整卒耐勞苦師行用古法日三四十里半日在路半日築營糧藥各隨其身所至可以戰守勞逸饑飽之間將領飭養其力體卹其艱士咸鼓舞樂爲之用故能以整治亂扼賊吭背不專效前人奔走逐賊以自疲謀畫素定卒底大功非偶然云

五月初九日公奏派布政使銜常鎭道潘鼎新統所部航

海赴天津防衞畿輔　自僧軍敗沒張總愚等方屯聚濮
范鄆鉅一帶蔓延開東隄境內數百里間一片賊氛於黃
河南岸砍伐樹株編造木筏及於蘆葦深處搜搶民船蓄
意渡河北犯直東震動公乃疏陳防剿機宜略言曰今欲
圖制捻之策非令直東豫皖各省居民堅壁清野非令官
督民團去邪扶正認眞辦理則賊得就地擄食擄人增黨
爲害竟無底止非令各省整練步隊勁旅扼要紮營伺近
邀擊則賊得任意往來徵調徒增疲乏無裨實用非令各
將帥多練馬隊則無力兜追剿辦殊難痛快東三省騎兵

尤宜趕緊添練以備北方明末流寇嘉慶年間川楚教匪正與此股捻逆相似辦法亦須參仿曾國藩與臣部各軍於北方地勢未熟賊情亦異又無馬隊可利馳逐斷不如僧格林沁之神速應請不責近效而求遠略不驚虛談而求實濟庶緩急可恃而殘寇可漸滅矣奏入奉

旨以畿輔地廣兵單防堵正關緊要著劉銘傳即於所部勇丁內挑選精銳數千名迅速趕赴直隸與劉長佑會商分布直東交界地方嚴密扼防以固畿輔門戶公以畿疆重地適有震驚憂患何極而劉銘傳等均在徐境道途遙隔勢不

能遮繞赴北東南兵力淅厚誠恐逼賊北竄直東有防不
勝防之勢遂奏派潘鼎新統帶鼎字淮軍十營由海道趕
赴天津登岸進紮景州德州以衛京畿得
旨褒獎謂能視國如家顧全大局並
諭直隸總督劉長佑先派大員在津迎護豫備撥船往大沽接運
再酌僱船隻車輛由天津陸續裝運開花礮隊南下其應
赴何路防剿均由劉長佑與該道酌商辦理每月餉項著
直隸山東督撫按月解濟毋令缺乏之時又奉
諭以許彭壽潘祖蔭奏請飭解落地開花礮並揀諳悉製造火器

之員由輪船北上並著查明戈登所練洋鎗隊尚有若干酌量派援迅卽由輪船赴津時戈登所存洋鎗隊千人爲副將余在榜袁九臯分帶而統於潘鼎新公以鼎新所部已有開花礮隊一營奉

諭後乃又調余在榜一營隨鼎新北援均由蘇松太道丁日昌僱備輪船四隻夾板船五隻於二十六日放洋北去初戈登去後余在榜袁九臯兩營駐紮靑浦之鳳凰山英領事巴夏禮原議以此專防上海該營原有兵官哲貝在內教練此次調令北去公恐巴夏禮阻撓卽密令丁日昌照數另

募一營派候補知府趙宗道管帶仍駐鳳皇山亥哲貝葛同教練由丁日昌節制調遣巳夏禮初聞調兵北去之信頗欲有言及見勇數仍昔並購開花礮洋火箭洋鎗等件均如舊巳酉始允服余在榜拔營時巳酉又欲令洋弁隨往公處事後要挾御之

六月初三日淮軍劉銘傳周盛波等率師破任柱張總愚等股匪於雉河　初僧邸遇害後捻逆大熾盤聚亳東一帶時安徽布政司英翰統皖軍史念祖等駐防雉河集易開俊駐紮蒙城爲犄角勢共守要隘而張總愚糾合任柱

牛老紅賴汶洗等股匪銳意攻撲雉河營易開俊以兵單
未敢馳援英翰因困守無援乃令史念祖等固守自率二
十騎退至西洋集馳稟求援易開俊亦進紮西洋集擬先
攻高爐集以解雉河之圍而易開俊適攖目疾曾公乃調
劉銘傳周盛波等進援雉河六月初二等日銘傳盛波等
援軍齊至銘傳督軍攻石弓山賊巢盛波分兵進攻渦河
兩岸之賊迭次獲勝初三日黎明盛波乘勝疾進縱橫塲
蕩所向無前張莊王圩之賊同時潰退時北岸賊圩爲任
柱所據盛傳等分路進剿逆首任柱率其死黨抗拒我軍

排礮雷轟呼聲動地賊騎觭觭餘以死相抵盛傳親率各軍
大呼衝陣賊馬始四散奔退張總愚從龍山率數千悍匪
來援盛波分兵相敵兩軍方酣戰濰河官軍聞鎗礮聲知
援軍至史念祖等率守軍分路衕擊內外夾擊賊之後陣
始亂旗幟一時盡偃盛軍乘勢壓入賊大奔於是銘傳亦
將石弓山龍山各賊巢踏毀兩軍合而進環偪之賊遂分
路逃竄濰河之圍立解捷
聞遇缺題奏提督周盛波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缺出儘先
題奏並交部優敘總兵周盛傳交軍機處記名遇有提督

缺出請

旨簡放其餘皖軍及出力人員均

賞敘有差是時曾公以捻逆漸成流寇若賊流而兵亦與之俱流則賊之資糧無限而我之兵力有窮乃定議以四省十三府州之地設四鎭重兵安徽以臨淮爲老營山東以濟甯爲老營河南以周家口爲老營江蘇以徐州爲老營各駐大兵多儲糧草子藥爲四省之重鎭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其援軍之糧藥即取給於所援之地其運道周家口臨淮兩軍由淮河潁河濟甯徐州兩軍由南運河於清江設轉

運局轉輸江淮之餉以贍各軍於是以劉銘傳所部兵力
最厚使統兵駐防周家口約以賊自扶溝鄢陵同竄即迎
頭擊之張樹聲統兵駐防徐州賊若同竄永城蕭碭即自
徐州移師迎頭擊之潘鼎新統兵駐防濟甯賊竄曹單自
濟甯移師截之湘軍劉松山駐防臨淮賊竄蒙宿自臨淮
移師截之此外又派公弟員外郎昭慶訓練馬隊一支為
遊擊之師從前各軍剿捻皆以追截為能事自四鎮之設
變尾追之局為擱頭之師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辦捻
之局自此始漸有綱紀

八月提督劉銘傳敗賊股於沈邱阜陽賊竄曹州　自雉河集解圍以後髮捻各逆分股西竄於是張總愚等由柘城太康扶溝洧川徑趨而西任柱賴汶洸李允等由太和竄至沈邱陳州周家口一帶曾公檄調劉銘傳全軍赴周家口防剿時銘傳軍已進紮周口於未奉檄之先派劉盛藻唐殿魁率步隊各營張景春劉盛璿率新練馬隊二營由周家口馳赴穎州十二日及賊於沈邱回張寨賊伺我營壘紮未定糾馬步萬餘人分路猛撲我軍亦分路迎敵唐殿魁擊其左劉盛藻擊其右張景春劉盛璿馬隊由兩

邊包抄賊衝我軍不動已惶懼復爲四路所包乃大奔我
軍追三十餘里至洪河南岸瓦店等處擒斬甚多奪獲器
械無算騾馬二百餘匹拔出難民無數攻破賊寨二十餘
座賊遂向西南狂竄十四日賊復折回洪河之北洋埠竭
兩日夜竄至項城西境之南頓集距周家口五十里劉銘
傳督隊由項城間道晨夜馳抵南頓時賊方踞莊擄掠不
虞我軍掩至即披靡我軍三路並進賊遽潰退銘傳軍疾
追十餘里沿路擊殺及錯斃者以千計生擒三百餘人奪
馬百餘匹器械山積賊乘夜越周家口徑渡沙河而北賊

自雉河潰敗至是復一大創爲銘軍挫衄精銳殆盡皖境於是肅淸賊之東竄也其股以任柱爲主而賴汶洸牛洛洪亦在其中本圖入靑石關掠完善地爲糧草計旣敗於銘軍乃渡潁由西華竄太康銘傳躡追而前賊見銘軍望旗輒遁十九日遂犇睢州二十日銘傳追至賊又先發銘傳乃棄步隊獨督馬隊馳追三十餘里及之賊四散狂奔拋棄輜重器械無數逐北十餘里其馬賊舍死迎敵又經張景春擊退逆股回竄考城曹縣一帶盤踞定陶境內於是曾公恐賊由靑石關擾及靑萊登三府飛飭劉銘傳仍

駐周家口潘鼎新一軍扼守運河並調周盛波一軍移駐歸德張樹珊步隊馳赴山東協剿

九月十五日奏派遇缺提奏提督蘇松鎭總兵楊鼎勳統率勳字洋鎗隊八營赴宿遷並調松字八營桂字三營分赴宿遷徐州聽候調遣　初粵逆自江浙克復後竄擾閩省久踞漳州窺伺厦門本年二月公調郭松林楊鼎勳統率所部由滬航海赴閩援剿於四月二十一日克復漳州漳浦六月凱旋回滬暫紮鎭江休息是時捻股竄擾皖豫之間皖省渦陽蒙城一帶圩堡均爲賊擾潁汝洸一股

自睢甯竄至周口旁掠陳許曾公奏請飭河南湖北各督撫於豫之鞏洛宛鄧楚之隨棗麻黃各駐勁旅一枝變尾追之局爲攔頭之師派劉銘傳一軍駐周口周盛波一軍駐亳州捻逆被各路兜勦由豫境北竄至山東曹考一帶公因奏派楊鼎勳統所部前赴箱遷遮蔽淸淮相機進勦並飭郭松林舊部及親兵桂字三營淮勇前赴徐州聽候曾公調遣以資防勦

十月初八日奏陳籌餉軍火各端　先是九月初六日

上諭因捻匪竄擾南陽豫軍不能得力

諭令李鴻章督帶楊鼎勳等軍馳赴河洛一帶防剿兼顧山陝門
戶飭與曾國藩等妥籌商酌不必拘泥諭旨務期事臻善
美公因瀝陳曰臣自欽遵
諭旨函商曾國藩原擬俟兵餉大端籌有把握再行縷晰復陳旋
准曾國藩咨抄九月十九日覆陳摺片內稱河洛現無可
剿之賊淮勇亦無可調之師李鴻章若果入洛豈肯撤東
路布置已定之兵挾以西行坐視山東江蘇之糜爛而不
顧等語似屬切中事情曾國藩因業經覆奏未另與臣覆
信臣再四籌思彼覆疏中已陳之言皆臣所欲言而不敢

遽言之隱大局所關臣未便稍有立異但不知

批旨如何定見五中旁皇瞻前顧後仍有不能已於言者綜其大

要約有三端一兵勢難遽分也我

朝從前武功專恃兵力此次軍務全賚勇力臣初至軍營習聞

周天爵福濟琦善向榮和春諸臣之議論皆謂所綠弁兵

馴謹而易調遣各省勇丁桀驁而少紀律其不得已而用

勇就地召募隨時遣汰尚無甚流弊若遠調數千里外終

必譁潰誤事咸豐初年廣西所募潮勇最多向榮張國樑

等帶赴江南沿途騷擾卒至十年三月金陵之變一潰而

遂不可收拾矣自曾國藩江忠源胡林翼李續賓等創練
楚勇不用一兵蓋深知綠營廢弛已久習氣太深萬不足
以殺敵致果而以楚將練楚勇恩信素孚法制嚴密又由
湖南北轉戰江皖一水可通人地相宜是以歷久而能成
功然李續賓唐訓方以楚勇剿淮北之捻劉長佑以楚勇
剿直隸之騎馬賊均未大著功效則以離鄉太遠南北異
宜勇性未能馴服何能得其死力曾國藩有鑒於斯故於
金陵克復東南軍事將竣即將所部湘勇全行遣撤但屬
臣暫留淮勇以備中原剿捻自係因地制宜夫捻匪係皖

豫東三省無賴糾合而成其隸皖籍者大都蒙亳潁宿人皆在淮北臣籍隸廬州實在淮南所部淮勇則廬州六安安慶揚州人居多皆濱江之處於長江上下防剿最宜軍士戰於其鄉亦較得力其性情風氣與淮北迥殊同治元年臣初由安慶赴滬湘勇以去地太遠均不欲從乃商之曾國藩就臣鄉里團練久戰之士選將束伍逐漸添募如程學啟劉銘傳潘鼎新周盛波等始僅爲營官帶數百人耳嗣因打仗可靠各增募至數千人今遂爲淮勇最勁之兵究之用於江淮南北必可指揮如意若逐漸調移山東

河南邊境尙可勉强相從若赴河洛山陝並預備剿除京
東馬賊甘肅回匪之用水土不習誠恐遷地勿良勇心渙
散
朝廷期望於臣欲以西北軍事相屬不過以臣在吳粗立戰功而
臣亦惟賴所部將士踴躍用命若令臣去而平素慣用之
健將勁兵不得隨行臣復何能爲役曾國藩籌設徐州濟
甯周家口等處防軍皆臣部最出力者臣若不調西行則
聲勢不能大振若全調他往則東皖無以自立若另圖添
募馬步而隨身先無親信可恃之兵勇必致敗軍僨事而

無裨於全局此兵勢不能遽分之實情也一餉源難專恃
也凡欲滅賊必先治兵欲強兵必先足餉欲籌餉必先得
人與地臣自咸豐三年至八年皆在皖北軍中竊見和春
鄭魁士之軍戰陣頗勇旋因餉缺而潰袁甲三翁同書繼
之亦因餉絕而敗即十年江南大營之潰十一年浙江之
陷皆由於糧餉斷絕官文胡林翼籌鄂餉以供東征曾國
藩進圖江皖以江西湖南廣東釐金爲餉源左宗棠以浙
餉辦閩浙之賊臣以蘇滬人款辦江浙之賊皆能自我爲
政轉輸不匱幸而蕆事從古至今言兵事未有不先籌餉

精者也

諭旨慮及皖豫髮捻一日不除盛京甘肅勢難兼顧誠以捻滅而後騰出餉需非徒捻滅而後騰出兵力有餉則到處兵勇皆可用無餉則已成勁旅亦無用也陶茂林雷正綰皆多隆阿部下百戰驍將昔何勇而今何怯其一潰再潰之故可想而知曾國藩夏間奉

命剿捻臣忝署江督即以後路籌餉引為已任以安其心數月以來分屯豫東蘇皖千餘里湘淮兵勇四萬餘糧運供支源源協濟又兼籌蘇松揚州留防各陸營長江外海各水師

皖南北江西防剿遣撤各湘軍之餉雖以入抵出不敷尚
多竭力勻撥幸無貽誤臣若奉
命西征現在進圖剿捻後路分防各軍之餉尚無專責之人即臣
帶兵遠出餉源當居於何處籌餉當責成何人亦未蒙
聖明指示若無確然可指之款率衆前行必爲雷正綰陶茂林之
續若非切實可靠之人維持後路亦無以安曾國藩與臣
軍各將士之心臣嘗默籌熟計目今大患在捻與回自須
先圖滅捻若以現餉養現兵約計河南可養戰士一萬五
千山東可養戰士二萬安徽可養戰士一萬江蘇可養戰

士六七萬湖北可養戰士四五萬各省督撫果皆熟請韜
略認眞籌餉練兵使一兵得一兵之用通力合作勿存推
諉爭忌之心則兵與餉可漸足一二年間可奏效若
皇上專派大員而各督撫謂事有專屬或擁兵觀望或玩視軍需
或勝則爭功敗則諉咎遂使客兵出境種種牽掣亦難必
其收功之遲速矣臣若赴豫欲圖兜滅北捻必須多練馬
隊以備衝突廣置車騾以資轉運餉需甚鉅豫中蹂躪已
久力難供應若專指蘇餉月下蘇滬稅釐分供前敵淮軍
已虞饑潰再添練馬步人數益多道路益遠勢必不支臣

一經離任恐亦不能遙制此餉源不能專恃之實情也臣
軍久在江南剿賊習見洋人火器之精利由是盡棄中國
習用之抬鎗鳥鎗而變為洋鎗隊現計出省及留防陸營
五萬餘人約有洋鎗三四萬桿銅帽月需千餘萬顆粗細
洋火藥月需十餘萬觔均按月在上海香港各洋行先期
採買陸續供支臣每親自料理又有開花礮隊四營一為
潘鼎新帶往濟甯一交劉秉璋鎮守蘇州其副將羅榮光
劉玉龍兩營為臣親兵現分守金陵城外之下關江東橋
兩處江口係洋人最重開花礮目下長江通商番船來往

奸人覬覦偵知有此利器可稍奪俛洋礮重者千餘觔輕亦數百觔其礮具之堅精藥彈之繁冗臣講求數年稍窺祕要他人多未及見更未與知臣旣辛苦練成若出省督師必須酌量調往藉壯聲勢惟礮隊所用器械子彈盡仿洋式所需銅鐵木煤各項工料均來自外國故須就近設局製造蘇州先設有三局嗣因丁日昌在滬購得機器鐵廠一座將丁日昌韓殿甲兩局移并上海鐵廠曾經

奏明欲再移設金陵爲久遠之計臣若遠赴他省則礮局與鐵廠久必廢弛不但技藝不能漸精且虛工費多有缺乏而臣

餉接濟亦有斷絕之時此軍火恐不能常常接濟之實情也臣所慮者祇此三端倘蒙

皇上天恩俯憫愚忱熟思審處俾微臣帶兵遠出日後無掣肘之患臣得效命疆場努力設謀智同曾國藩等為

國家殲此殘孽雖萬死有所不辭奏入適曾公亦有陳奏奉

諭該大臣等均能詳細縷陳使朝廷洞悉此中利害實為有見現在賊勢趨重禹城張樹珊等攻剿正急而南陽僅止張總愚一股自不必再為更張即著毋庸置議於是任賴牛李各逆自九月十五為官兵所敗遂悉數南竄徐州分布豊

沛銅山境內盤踞湖團曾公調張樹珊回軍追勦並調潘鼎新越境夾擊二十三日樹珊及賊於豐魚交界之谷亭將爲營而進賊以我軍遠道奔疲乘其營壘未定遽以馬賊來犯樹珊麾軍一面立營一面迎戰敗之二十八日曾公又派營務處公弟昭慶帶忠樸等營會同張詩日之步隊烏爾圖那遜之馬隊馳援二十九日忠樸等營及賊於柳新莊賊大隊南來見我軍步伐嚴整不敢拒退至張谷山爲馬隊所衝擊賊遂紛潰我軍逐北二十餘里逼入湖中淹斃無算陣斬百餘名拔出難民二百餘人生擒悍酋

二十六名奪獲器械甚多賊遂由葉縣西竄初一日至郝家集又為色爾固善之馬隊所敗時賊既由曹而南竄徐州又由徐而西竄蕭碭本欲回顧蒙亳老巢乃蹙為我軍所挫逆酋皆意沮奪路而走初二日又折竄豐縣與後股聯合徧布城南十餘里時鼎軍留四營駐濟甯其到豐縣者裁六營兵力甚單而賊衆號稱十餘萬以我軍弱不置意方欲攻城初三日鼎新以六營之八成隊進陳家莊迎擊離莊里許鼎新令各營官皆設伏整陣而待自率纍騎逼賊壘致師賊悉衆抗拒我軍漸退賊合馬步數萬人四

而抄擊遇伏不知虛實乃大驚亂鼎新乘其譁也反逼之
伏兵又以炸炮測望其叢而擊之一彈炸落所殺傷數百
賊大驚潰自相踐踏而死者不計其數獲級千餘器械棄
於地者相藉賊乃向西南狂奔竟夜不敢停宿又折竄魚
臺初四日適鼎營道員潘鼎琛帶留濟四營來豐與賊遇
於豐北鼎新又追至兩軍夾擊賊又大敗遂西竄單縣於
是賊一敗於忠楳營再挫於鼎軍不得逞於徐豐乃竄豫

淮軍平捻記卷二

十一月初九日駐歸德提督周盛波敗賊於寗陵十二月逆酋任柱賴汶洸等與張總愚合股竄扶溝提督劉銘傳由周家口襲敗之　任賴牛李各逆自豐北之敗仍蓄意圖竄豫東偵知東路防守甚嚴不能偷渡運河復不敢久駐曹屬遂折而西竄循舊黃河北岸繞赴汴梁欲與張總愚合股時提督周盛波駐防歸德諜賊北趨即帶六成隊襄籌邀之初九日至寗陵之趙村集時捻逆大隊圍攻寗陵縣城甚急盛傳得信即將鍋帳存留趙村整隊直逼城

下時已二更任桂馬隊賴汶洸悍黨俱於離城十五里屯紮盛波恐賊宵遁即乘夜進擊其弟記名提督盛傳善詭襲盛波令與副將衛汝貴董邦傑三營伏於黃河集復派總兵周壽昌劉啟福由東路進攻游擊楊安典賈起勝由北路進攻自率副將周盛武楊正國由呂家集中路衝其堅潛師夜起出賊不意任賴兩逆見我軍分三路掩襲亦分賊作三路迎拒并揮令賊衆由旁出包抄中路盛波漸誘至覆中伏起三路兵皆合將各逆衆截分數處賊首尾不相顧暮夜之間自相驚潰我軍勇氣百倍乘勝壓追四

十餘里陣斬僞祥天安一名殺悍逆六百餘級拔出難民千餘解散脅從甚衆奪獲牛洛紅坐馬一匹其餘器械馬䭾不計其數逆酋唐矮孜爲我軍所追其坐馬被槍顚撲將授首矣忽有悍賊數十騎横出挾之而去於是張逆正盤旋豫境聞任賴牛李等被創即由西華扶溝等迎援因復合股時駐防周家口之提督劉銘傳諜賊回竄初十日即帶隊向東迎截十一日營軍於西華之上郭橋時任賴等正與張逆合勢復張正圍扶溝縣城銘傳即於十二日馳抵扶溝之東宏濟橋遇賊邊馬當即飭令劉盛瑺張長

發帶馬隊兩營爲前鋒自督馬隊一營步隊三營爲後應復派唐殿魁龔北路劉盛藻搶南路同時并進劉盛璐將邊馬擒殺十餘騎追及城西里許遇賊馬隊大股數萬人分三路將我軍包抄中軍爲其所裹尤密銘傳令軍士皆結圓陣自倒槍向外擊不及賊不發機發必應槍而倒賊之迭來撲者爲槍殺甚多劉盛藻唐殿魁見中軍被圍派馮汝霖丁汝昌擊左王得成等擊右我軍皆伏地狙擊兩翼張而進銘傳令李錫增馮汝霖施放炸炮打入賊陣逆駭而奔各軍從而掩擊之賊大潰爲我軍陣斬千餘炸炮

所殺者益不計數器械山積逐北十餘里扶溝城圍立解

銘軍之戰士死者僅數十人是夜賊潰走終宵忽止忽驚

一夜未停趾云當逆之東竄也從未受大懲創自四鎮設

而汛防有定賊之流走者處處投觸網羅遂不能逞其故

智加以淮軍之嚴整火器之精銳賊竟無可抵拒且偵知

曾公在徐已添練馬隊將率以游擊於是羣逆遂聚襄棗

舞陽合謀竄鄂以掣我軍至來年春夏交而公弟昭慶及

銘字一軍遂有援鄂之舉初曾公之設四鎮也擬添練馬

隊勁旅一支爲游擊之師即令營務處員外郎公弟昭慶

統帶前進因所採辦鞍馬未齊駐徐州未動而
朝廷屢以徐州東偏
詔催曾公前駐周家口曾公請令公弟昭慶統帶萬人赴豫再令
色爾圖善及張樹珊樹字馬步各軍進駐周家口替出銘
字一軍與昭慶所部爲兩枝游擊俟部署定後再進駐周
家口居中調度徐州銅山沛縣等處忽有湖團奸民通賊
之事曾公遂又留徐至明年正月始進駐豫省湖團者咸
豐四五年間山東曹州一帶黄河汎濫難民唐守忠等遷
徙銅沛境内佔徵山湖灘因而結團者也湖灘爲無主地

又齎腴於是難民愈聚愈衆佔地至百餘里聚衆至萬餘人當時在事官吏不能驅逐回籍暫與撫綏因就東民佔地設局丈量定爲科則使之納糧充餉耕種豐稔漸臻富强嗣銅沛居民覘其利也爭之在難民則以爲全係湖荒在銅沛居民則以爲覇佔遂致主客相仇嘗十月間逆捻竄徐皆係湖團所約故任賴牛李等館皆住湖團之內沛民未與湖團爲不解之讐至是更以團民勾捻紛紛搆難有不能一日與戴天之勢而湖團中如唐守忠父子罵賊殉難全圩房屋焚燒殆盡則又忠節昭然曾公謂不早爲之所

則沛民與開民械鬬不休而良莠不分必至玉石同爐故
特奏請稍緩赴豫至明年正月鄂事急銘軍援鄂曾公乃
進駐周家口
五年春正月捻逆竄湖北蘄黃曾公奏派提督劉銘傳率
所部進援黃州公亦奏調過鈥提奏提督南贛鎮總兵王
永勝統兵赴宿松防剿　自去年冬十二月賊由皖豫被
創入楚賴汶洸牛老紅竄向黃岡黃陂孝感諸境張總愚
竄向襄陽兩路入鄂又有成大吉潰勇之變蘄黃一帶遍
地賊氛襄樊黃孝並警劉銘傳一軍方在豫截剿曾公因

恐鄂勢不支遂調銘傳所部由光固麻城繞出賊前迎頭兜擊豫軍宋慶踵追入鄂是時張總愚竄棗陽欲東與賴牛合股聞銘軍至楚乃分掠唐縣新野南陽等境新野屬之呂營陳營吳堂柴堂萬莊岡埠楊營所在皆爲賊據設卡於渠河舖化陂莊江家莊裹脅甚衆我軍奮擊之盡復諸寨乃竄桐柏泌陽境上將南趨適銘軍在楚界豫軍復踵追而至賊恐前後受敵竄據明港驛圖由確遂西鄙乘間北犯其時賴牛股匪蔓延麻羅黃孝間黃州各屬與皖省太湖宿松處處毗連而皖省空虛無備安慶僅臬司吳

坤修帶兩營防守公乃調王永勝統開字十營淮勇過江赴宿松二郎河要隘妥籌堵剿以固皖西門戶

二月張逆竄正陽潁汝沘牛老紅竄光州

詔淮軍統領員外郎李昭慶率領馬隊赴豫協剿翰林院侍講學士劉秉璋所部淮勇親兵十營赴曾國藩軍營襄辦軍務

曾公用劉銘傳扼守沙河賈魯河議防守　先是賊之竄鄂也以鄂省空虛無備圖由斷黃竄擾皖鄂以掣我軍不意銘軍繞前兜擊不得逞志乃復分股折回豫境銘軍躡之而北及逆於正陽之朱店擊斬甚夥賊竄汝陽之馬鄉

闈集楊樓我軍又邇擊之豫軍將若夷等亦至賊望風遁竄上蔡遂不時豫省空虛捻逆疾趨而至與角逐者惟鄂軍及豫軍宋慶所部廔戰於南陽新野諸境而西北兩面皆無備故有

詔李昭慶赴豫之命時穎汝洸牛老紅由光州竄阜陽復由阜陽折回豫境以三月初二日擾及沈邱項城鹿邑睢甯太康諸縣初四日直犯扶溝縣城知縣鄒金生徼集馬步賊十餘人賊乃竄西華通許陳留尉氏初六日至朱仙鎮豫省平原曠野無險可扼賊騎往來倏忽顧屢剿之後無復往

時之悍官軍馬隊窮追賊不得駐足由杞縣睢州蘭儀考城疾駛竄入東境賴張二逆遂據山東鄆城水套矣

朝廷以蘇防稍緩飭劉秉璋赴曾營襄辦軍務秉璋所部十營益以況文榜常字營移駐宿遷張總愚牛老紅賴汶洸竄出水套連撲運河官軍敗之復竄河南商邱虞城夏邑劉銘傳軍躡追而至賊突奔江南境銘軍截擊至於碭山大敗之賊知徐州備嚴乃復由碭山回竄虞城寗陵考城及商邱之劉家口是時張賴二逆忽分忽合牛老紅在張總愚股任柱在賴汶洸股任柱尤凶狡善戰出沒江皖楚

豫飄忽靡定

四月捻逆竄擾淮徐公檄調南贛鎭總兵王永勝古州鎭總兵劉士奇統兵馳詣員外郎李昭慶軍合提督周盛傳劉銘傳之師擊賊於豐沛宿遷之間敗之賊分股回竄豫皖　先是捻逆張總愚流竄東境任柱牛老紅賴汶洸各股在鄂省敗遁復由皖而豫而東與張逆並股悉聚鄆城鉅野境內旋因直隸提督劉銘傳凉州鎭總兵周盛波等督軍追及臬司潘鼎新員外郎李昭慶所部分頭堵剿賊不得逞乃回竄蘇之豐碭將窺皖之蒙亳公飛調王永勝

統開字十營由宿松馳紮臨淮周盛波周盛傳等由歸德疾趨亳州以遏其衝賊分股折由徐境東趨延擾銅山邳州宿遷睢甯界上游氛一片勢將偪伺清江清淮爲裹下河各州縣屏蔽時二麥正熟賊尤覬覦劉秉璋駐軍宿遷總兵楊鼎勳駐軍臺莊韓莊會同淮揚水師力扼運河以固兗沂淮海之防然力單清淮頗爲震動公乃飛調劉士奇統奇字七營由東壩拔營北渡又商令長江提督黃翼升布置水路是時劉銘傳由曹縣追賊而南四月初五日率隊進解豐縣城圍復躡賊而東周盛波等亦與張總愚

捻股遇於菏澤境迭敗之公令劉銘傳會周盛波等之師從西北進追劉秉璋會劉士奇王永勝等之師從東南兜勦二十日賊之前鋒竄回豐縣次日擾及沛縣二十三日至徐州城西總兵董鳳高李祥和各以兩營分路出隊擒獲數十名賊退是夜李祥和派兵潛襲賊營薄有擒斬奪獲賊馬十餘匹二十五六等日賊竄銅山之雙溝楊家窪一帶二十八日竄宿遷之埠子鎮洋河集逕撲運河二十九日逼近桃源三十日襄辦軍務江蘇臬司劉秉璋督軍馳至洋河集探知賊之大股在圩外五六里屯紮馬步萬

餘四出焚掠劉秉璋令總兵王占魁吳長慶況文榜等各帶五成隊三更徑搗賊巢斬擒七十名五月初一日黎明收隊隨即傳令各營整隊出擊賊知勢不敵且戰且走吳長慶況文榜等由舊河隄內外分路夾擊進倉家集賊陣大亂官軍乘之斃賊甚多另股騎賊六七百步賊千餘由倉家集西北包抄我軍之後直撲營壘守營將士堅持不動槍礮排擊王占魁帶隊回援陣斬悍賊三十餘名槍斃賊目二名始退與倉家集之賊合并西趨是役也我軍腹背受敵若非回環互應幾爲賊挫初三日賊由睢甯之歸

仁集回竄適湘軍劉松山由徐州追賊而來行抵離城十
八里之王家林遇賊敗之初四五日張逆攻撲皂河及利
運閘馬家渡一帶均爲水師鄧長里等擊退由是不復圖
犯運東乃由利國驛回竄徐州初七日將至時劉銘傳方
赴濟甯與曾公會商防河事宜其部將唐殿魁劉盛藻分
帶銘軍駐紮徐州以賊氛逼近郡城初八日會董鳳高之
師出擊行抵離城十八里之趙莊寨偵知賊前隊盡在荆
山橋河左右馬隊張景春保成等渡河直前接戰黄桂蘭
劉朝幹等步隊三營渡河接應李錫增畢乃爾兩營隔河

施放炸炮鏖戰逾時馬賊敗入河中上爲步兵兜擊下爲荆山橋所阻我軍俘斬甚衆賊衆悉敗過河東唐殿魁等督軍追殺十餘里奪獲賊馬三百餘匹斃賊約及百名而還張總愚牛老紅等遂由豐縣碭山竄虞城縣豫省復警任柱賴汶洸等大股自四月十三日窺撲泗州城後旋復竄擾宿州二十三日竄至永城縣東胡莊寨正在圍攻之際周盛波馬隊一營先到突衝賊隊擒斬數十名賊衆潰退馬隊營卽在胡莊寨駐紮與步軍相離尚十餘里二十四日周盛波率軍前進行甫數里逆衆分三路來撲以馬

隊猛撲中路周盛波督令章邦傑等排列隊伍併力禦之洋槍炸炮迎頭轟擊逆衆抵死不退都司周行發率領馬隊由城西抄入賊後賊始驚潰其前路步賊經周壽昌等擊敗後路步賊亦經周盛傳等擊敗自辰至暮各營終日未餐計斃賊近二百名奪獲騾馬頗多弁勇亡者十餘人二十六日賊遂竄歸德三十日又折回永城夏邑之交初二日二鼓周盛傳出隊掩襲小有俘獲初三日由蕭縣之西竄入銅山擾及東賀村將與荊山橋張逆之股合適原駐徐城之張詩日李祥和等營出隊至土山寺而周盛波

追軍適至會商進擊又擒斬百餘名賊遂退走由松山至
宿州竄入懷遠渡渦河而南捻逆兩股自二月北竄以後
堅圖渡運前在山東鄆城一帶搶渡後在江南宿遷一帶
搶渡徘徊曹徐淮泗者兩月餘迄未得逞遂又分竄豫皖
會公乃檄飭潘鼎新會同周盛波兩軍爲一路劉松山會
同張詩日等兩軍爲一路專剿張逆一股劉秉璋會同楊
鼎勳爲一路專剿任賴劉銘傳一軍改調在徐州駐紮替
出劉秉璋所部爲游兵李昭慶一軍以八營赴防韓莊以
十營赴防濟甯駐紮休息替出潘鼎新楊鼎勳兩軍爲游

兵各軍既替換有期攻剿有定勞逸相當兵事漸有起色矣

五月十七日周盛波大敗牛逆於永城二十九日追敗任賴於太和張樹珊追敗張總愚捻股賊衆均渡沙河南竄

會公分飭各軍防守沙河　先是荊山橋之役我軍四路兜擊牛洛紅一股不能與張總愚合併由白龍王廟竄渡渦河周盛波催督各軍連夜追之十七日五鼓及之於渦河逆已渡河周盛波派周盛傳由西路進劉啟福等由東路進周壽昌等由中路進而令陳明昇周行發各帶馬隊

一營從兩旁衝截兩陣未接賊遙見我軍整隊而前即紛紛散亂我軍進壓之牛逆知勢不能敵驅悍賊數千人蜂擁囘拒我軍馬步各營分路猛擊賊皆殊死鬬周盛傳坐馬被賊矛刺倒盛傳奮躍而起奪賊矛殺刺馬者徒步接戰兵勇初見盛傳馬倒惶懼至是無不奮命士氣百倍呼聲震天地賊乃大敗有步賊一股逃入路旁廢圩周盛昌率師衝入圩內搜殺淨盡無一脫者牛洛紅率餘賊向南狂奔我軍追殺二十餘里周盛波率偏師晨夜逐之十八日至亳州十九日至鹿邑之馬家寨牛逆已竄入陳州境

官軍困乏將士多病卽在馬家寨休息任柱賴汶洸自五月初與張逆相失由宿州西竄折向南趨渡澮渦兩河入懷遠鳳臺境內之平阿山一帶擄脅日衆時淮河南北伏莽竊發有勾捻過淮之謠淮南腹地空虛居民驚徙皖軍力薄公乃令皖南鎭總兵王可陞分派陞字兩營移守廬州王永勝由臨淮分隊赴懷遠劉秉璋進蒙城與王永勝等會合兜剿二十三日王永勝一軍馳至懷遠二十五日劉秉璋一軍馳至蒙城周盛波亦自馬家寨同援二十六日至潁州東五十餘里之裴莊集賊聞援師四集遂自平

阿山全數西竄欲由潁郡之留陵口偷渡沙河竄擾光固
適盛軍突至不得逞折向東北竄逸繞至烏江河上游意
圖抄襲我軍後路周盛波麾軍三面迎擊洋槍炸炮連環
轟發逆勢不支復西奔遺牛騾器械無算解散脅從難民
千餘人二十九日賊竄至太和六月初一日竄至港溝劉
秉璋與皖軍英翰等次第跟追沿途均有殺傷張總愚一
股自五月中旬由亳城西竄潘鼎新與劉松山張詩日三
軍追剿二十一日同抵甯陵探知該逆已至睢州城南之
河陽集官軍躡之賊不敢留二十一日撲犯陳州旋即退

走二十二日竄近周家口之北衆牛逆亦由苑寨偷渡河南與張逆分而復合駐防周家口之右江鎮總兵張樹珊派副將閔鳳來馬隊迎擊殺賊數十名奪獲騾馬四十餘匹是夕復分隊雕剿逆衆不敢迎拒連夜由逍遥集一帶渡沙渦河遁張逆自郾城西遁牛逆自商水西遁均奔遂平確山一路欲由信陽竄光固六安沿途伐竹爲矛補製兵器曾公以張牛等逆既渡沙河以南任賴等逆亦渡淮幷趨南路因定議於沙河賈魯河設防乃奏請曰捻逆各股岡竄豫皖兩省中原平曠之地四通八達若不擇地設

防終不能大加懲創本年防守遲河粗有成效應即仿照於沙河設防俾賊騎稍有遮攔庶軍事漸有歸宿查沙河上流直至郟縣汝州地界太長殊無止境擬自周家口以下至槐店止扼守沙河自周家口以上至朱仙鎮止扼守賈魯河由臣派兵設防自朱仙鎮以北四十里至汴梁省城又北三十里至黃河南岸無河可扼挖濠守之由李鶴年派兵設防自槐店以下至正陽關以下仍守沙河由喬松年派兵設防自正陽關以下即係淮河由臣派水師與皖軍會防各分汛地層層布置或者漸逼漸緊逐逆於西

南山多田少之處官軍較易爲力云遂檄劉銘傳自徐州馳赴沙河與潘鼎新張樹珊會防扼守朱仙鎭以下四百里容請豫撫在朱仙鎭以上七十里設兵又令劉秉璋楊鼎勳王永勝所統之淮軍及張詩日劉松山所統之湘軍分路游擊以資聲援自捻逆之搶擾中原皆馳逐於平曠之地從前各軍與之逐勝以窮追爲能事然賊騎既多且馬匹糧食皆野掠於民無所靳惜弃竄盡馬力往往日夜行三四百里馬斃掠以易之我軍戰馬皆出採辦喂養有額統帥請之於

朝營官領之於統帥騎兵復領之於營官一兵祗此一騎以之

爲性命戰陣間兵惜馬力往往尾追不能及賊前路復無

防範任其飄忽來往是以賊雖屢敗終不能制其流竄上

年劉銘傳帶兵入豫察看地勢卽創扼守沙河之議曾公

以兵力未齊未遽允行至是卒行之論者謂捻逆飄忽披

猖甚於明之闖獻及

國朝川楚教匪自公上年請直東豫三省堅壁淸野官督民團

之議行而賊之勢日窮自扼河防守之策行而賊之踪日

蹙嗣是阻要隘築牆堡一致功於河防再致功於運防卒

以之合圍殄寇其機實由於是云

六月二十七日山東臬司潘鼎新敗賊於太康任賴股匪竄過賈魯河西各軍仍理河防　先自議定扼守沙河賈魯河之策六月中旬已調銘軍盛軍鼎軍分防沙河乃夏雨過多水勢盛漲南陽微山等湖與運河連成一片各路所修隄牆自韓莊以下八閘兩岸較高沙土質鬆大雨之後盡皆坍毀自黃林莊以下二百餘里兩岸較低堤身全被水淹大水爲數十年所未有積潦盈途深過馬腹軍中米糧子藥車載夫運寸步難行文報往來亦多阻隔遲誤

而秋稼被淹民廬漂沒饑殣盈野捻勢因之益橫時任賴捻股因張市朱仙鎭等處河水所阻不能西渡盤踞於太康之崔橋杞縣之五岔口通許之邸閣等處逆氛盤結六月二十日山東臬司潘鼎新率師行至西華縣爲大水所阻各營晁水而進二十五日遝趨崔橋賊大股先退二十六日官軍分兩營留紮崔橋以馬步十一營裹糧疾進遇馬賊數百於石頭岡賊騎迎頭而來各勇爭先鏖擊獲馬三十餘匹賊敗走追至油坊岡之大林賊幟密布偵知有伏潘鼎新分各營爲三路令潘鼎立率三營爲中路戴春

林率三營爲左路尖從發率三營爲右路又令唐宏成率
一營於林叢中或隱或伏爲誘賊之計逆衆果出林搏擊
我軍連營齊進斬擒悍賊數十名追至林後油坊岡賊寨
潘鼎立揮衆攻其南寨門時賊衆抵死抗守槍炮子如雨
下潘鼎立一躍而登衆皆擁上遂破其寨賊皆翻牆而遁
我軍追殺四五百名立將大寨奪回潘鼎新留兩營守之
仍前追剿甫行三里任逆率悍黨衝至馬德順帶馬隊鏖
戰擊殺賊目多名其時附近寨賊俱蟻屯十里外潘鼎新
親督各營整陣以待未幾步賊從中路大至馬賊左右分

抄各營如牆而進連環轟擊逆勢不支紛紛敗北追至武岡沙窩一帶各路寨賊俱遁官軍亦收隊二十七日乘勝追剿至高陽集任賴兩股不敢停趾竄過賈魯河以西張牛等亦竄至裕州葉縣時防河之策因大水毀牆未能遽行會公擬改令銘鼎盛三軍移赴睢州曹考一帶專辦沙河東北之賊鮑超之霆軍及劉秉璋楊鼎勳王永勝之淮軍劉松山張詩日之湘軍仍辦沙河西南之賊至是捻逆爲鼎軍迎頭截擊復渡竄賈魯河西於是復理防守賈魯河沙河之議於前段防守銘鼎樹三軍外又檄添周盛波

一軍分守各軍於盛暑深淖中沾體塗足修復堤防毫無怨色紳民之効力者亦因之鼓舞云